

（宋）邵伯溫撰《易學辨惑》·第 09 冊·經

部 03●易類

欽定四庫全書

經部一

易學辨惑

易類

提要

【臣】等謹案。

《易學辨惑》一卷，宋邵伯溫撰。伯溫字子文，邵子之子也。南渡後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。事蹟具《宋史·儒林傳》。按沈括《夢溪筆談》，載「江南鄭夬字揚庭，曾為一書談《易》。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，論夬所談，玠駭然曰：『何處得此法？嘗遇一異人，授此歷數，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。西都邵雍亦知大畧』」云云，蓋當時以邵子能前知，故引之以重其術。伯溫謂邵子《易》受之李之才，之才受之穆修，修受之陳搏。平時未嘗妄以語人。惟大名王天悅、滎陽張子望嘗從學，又皆蚤死。秦玠、鄭夬嘗欲從學，皆不之許。天悅感疾且卒，夬賂其僕，於卧內竊得之，遂以為學，著《易傳》《易測》《明範》《五經明用》數書，皆破碎妄作，穿鑿不根。因撰此書以辨之。

《宋史》邵子本傳頗採其說。考《書錄解題》，有鄭夬《易傳》十三卷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鄭夬《時用書》二十卷、《明用書》九卷、《易傳詞》三卷、《易傳詞後語》一卷，今並佚。《司馬光集》有《進鄭夬〈易測〉劄子》，稱其「不泥陰陽，不涉怪妄，專用人事，指明六爻，求之等倫，誠難多得。」與伯溫所辨，褒貶迥殊。光亦知《易》之人，不應背馳如是。以理推之，夬竊邵子之書而變化其說，以陰求駕乎其上。所撰《易測》，必尚隨爻演義，不涉術數，故光有「不泥陰陽，不涉怪妄」之薦。至其《時用書》之類，則純言占卜之法，故伯溫辭而闕之。其兼《易測》言之者，不過憎及儲胥之意耳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載此書，註曰「未見」。此本自《永樂大典》錄出，蓋明初猶存。

《宋史·藝文志》但題《辨惑》一卷，無「易學」字，《永樂大典》則有之，與《書錄解題》相合，故今仍以《易學辨惑》著錄焉。

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。

總纂官【臣】紀昀【臣】陸錫熊【臣】孫士毅

總校官【臣】陸費墀

欽定四庫全書

易學辨惑

宋 邵伯溫 撰

沈存中《筆談·象數》一篇，內言江南人鄭夬曾為一書談《易》，其間一說曰：「乾坤大父母也，復姤小父母也。乾一變生復得一陽，坤一變生姤得一陰；乾再變生臨得二陽，坤再變生遯得二陰；乾三變生泰得四陽，坤三變生否得四陰；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，坤四變生觀得八陰；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，乾五變生剝得十六陰；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，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。乾坤錯綜，陰陽各三十二，生六十四卦。」夬之為書，皆荒唐之論，獨有此變卦之說，未知其是非。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談，駭然曰：「何處得此法？」玠云：「嘗遇一異人，受此歷數，推往古興衰運歷，無不皆驗。嘗恨不能盡其術！西都邵某亦知大略，已能洞吉凶之變。此人乃形之於書，必有天譴。此非世人所得聞也。」予聞其言怪，兼復甚祕，不欲深詰之。今邵某與夬、玠已皆死，終不知何術也。

竊惟我先君易學微妙玄深，不肖所不得而知也。其傳授次第，前後數賢者，本末在昔過庭則嘗聞其略矣。懼世之士大夫但見存中所記有所惑也，乃作《辨惑》。

先君受易於青社李之才，字挺之，為人倜儻不羣，師事汶陽穆修。伯長性嚴急，少不如意，或至呵叱。挺之左右承順，如事父兄，略無倦意。登科，任孟州司戶，挺之坦率，不事儀矩，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。後忠獻建節，移鎮延安，郡僚多送至境外，挺之但別於近郊。衆或讓之，挺之曰：「異時送太守止於是，且情文貴稱。范公實不我知，而出疆遠送，非情。豈敢以不情事范公？」未幾忠獻責守安陸，過洛三城，故吏無一人往者；獨挺之沿檄往省之。忠獻始稱嘆，遂受知焉。又嘗為衛州共城令。先君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，時，丁先祖母李夫人喪，布衣蔬食三年，躬?以養先祖。挺之聞先君好學、苦心志，自造其廬。問先君曰：「子何所學？」先君曰：「為科舉進取之學耳。」挺之曰：「科舉之外，有義理之學。子知之乎？」先君曰：「未也，願受教。」挺之曰：「義理之外，有物理之學。子知之乎？」先君曰：「未也，願受教。」「物理之外，有性命之學。子知之乎？」先君曰：「未也，願受教。」於是，先君傳其學。挺之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。澤州人劉義叟，晚出其門，受歷法，亦為知名士；易學則唯先君得之也。挺之後終殿中丞。

【按。原本作：「終殿中丞，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。」據《宋史·李之才傳》：石延年調兵河東，辟之才澤州簽書判官，轉殿中丞。則「澤州判官」當書在前，今依宋史改正。】熙寧中，其姪君翁嘗請文於先君，以表其墓。挺之之師，即穆修也。

修，字伯長，汶陽人。後居蔡州，遂葬於蔡。師事華山處士陳搏圖南而傳其學。修少豪放，性褊少合，多游京洛間。人嘗書其詩於禁中壁間，真廟見之，深加歎賞。問侍臣曰：「此為誰詩？」或以穆修對。上曰：「有文如是，公卿何不薦？」丁晉公在側曰：「此人行不逮文。」由是，上不復問。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：晉公頃赴夔漕，伯長猶未仕，相遇漢上。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，伯長竟不一揖而去。?公銜之，由是短於上前。後，晉公貶朱崖，徙道州，有詩云：「却訝有虞刑政失，四凶何事不量移。」可見其不相善也。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第，調海州理掾，以忤通判，遂為摺撫，由是削籍隸池州。其集中有《秋浦會遇》詩，自叙甚詳。後遇赦，叙潁州文學參軍，故當時呼之曰「穆參軍」。老益貧，家有唐本韓柳集，乃丐於所親厚者，得金。募工鏤板，印數百帙，携入京師相國寺，設肆鬻之。伯長坐其旁，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。伯長奪取，怒視謂曰：「先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，當以一部為贈。」咱是經年不售。時學者方從事聲律，未知為古文。伯長首為之倡，其後尹源子漸、洙師魯兄弟，始從之學古文，又傳其《春秋》學。伯長，《國史》有傳，其師，即陳搏也。

搏字圖南，亳州真源人。蓋唐末進士，經綸之才，歷五季亂離，游行四方，志不遂，入武當山，後隱居華山。自晉漢已後，每聞一朝革命，輦蹙數日，人有問者，瞪目不答。一日，方乘驢遊華陰市，聞太祖登極，圖南驚喜大笑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天下自此定矣！」蓋太祖方潛龍時，圖南常見天日之表，知太平之有自矣。遯跡之初，有詩云：「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紫陌縱榮爭及睡，朱門雖貴不如貧。愁聞劒戟扶危主，悶見笙歌聒醉人。携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」豈淺丈夫哉！周世宗召見，問以黃白。對曰：「陛下為四海之主，當以治政為念。奈何留意於小道耶？」世宗不以為忤，拜諫議大夫，固辭，賜號「白雲先生」。太平興國初，太宗皇帝召，至闕，求一靜室休息，乃賜館於「建隆觀」。扃戶熟寐，月餘方起。詔，以野服見於「延英殿」，賜坐，延問甚久。上方欲征河東，圖南諫止之，會軍已興，詔復令寢於御園，及兵還，經百餘日方寤，乞歸山。九年復來朝，始陳河東可取，暨王師再舉，果降劉繼元，北漢平。【按。《宋史·北漢劉氏世家》：開寶二年春，太祖親征繼元。閏五月，班師。太平興國四年，太宗復親征繼元，繼元窮蹙，五月甲申，送降。此云圖南「九年來朝，始陳河東可取，暨王師再舉」云云。太平興國無九年，已改元為雍熙。《太宗紀》：雍熙元年冬十月，賜華山隱士陳搏號「希夷先生」，與此合。若初召諫征河東，及陳河東可取事，《太宗紀》與《搏傳》俱不載，而劉繼元之降，又非雍熙元年事，或伯溫追述所聞，於歲時前後，不能無誤也。】上謂宰相宋琪等曰：「搏，方外之士。在華山四十餘載，度其年，蓋百餘歲矣！」語論甚高。因送至中書，琪等問曰：「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，可以教人乎？」對曰：「搏不知吐納養性之理、神僊黃白之事，非有方術可傳。假令白日冲天，何益於聖世？聖上博通古今，深究治亂，真有道仁明之主，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，勤行修煉無出於此。」琪等稱嘆，以其語白上，上益重之。太宗問曰：「昔在堯舜之為天下，今可致否？」圖南對曰：「堯舜土階三尺，茅茨不翦，其迹自不可及。然能以清靜為治，即今之堯舜也。」上善其對，亦拜諫議大夫，固辭乞歸。上知其不可留，即賜宴便殿，詔宰執禁從作詩，以，賜號「希夷先生」。後再召，辭曰：「九重僊詔，休教丹鳳銜來；一片野心，已被白雲留住。」將終，預知死期，上表云：「臣大數有終，聖朝難戀，已取某年七月二十二日，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。」又草疏，遣其徒詣闕上之，莫得而見也。种放明逸表其墓，能述其大略。明逸亦傳其象學，明逸授廬江許堅，堅授范諤，由此一枝傳於南方也。世但以為學神仙術、善人倫風鑒而已，非知圖南者也。獨先君知之為詳，數數有詩及之。圖南以上，傳授不可悉考，蓋自伏羲以至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以來，世世相傳，或隱或顯，未嘗絕也。如揚子雲、關子明、王仲淹皆其所從來者也。其學主於意、言、象、數四者，不可闕一。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，不煩文字解說，止有一圖以寓其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。圖亦非創意以作，孔子《繫辭》述之明矣。嗚呼！真窮理盡性之學也。

先君之學雖有傳授，而微妙變通蓋其所自得也。能兼明意、言、象、數之蘊而知易之體用，成卦立爻之所自。嘗有詩曰：「誰信畫前元有易，須知刪後更無詩。」然其學卒無所傳，平時未嘗妄以語人，故當時人亦鮮克知之者，唯以自樂而已。有大名王豫及其甥榮陽張，雖嘗從學，而又皆早死。

王豫字天悅，樞密直學士沿之子。丁父憂，居衛之新鄉，先君居共城，初未知先君有是學也。以詩招先君曰：「邵子著書十萬許，圖得聖人心甚苦。何時惠然肯訪來，吾當為君具雞黍。」先君欣然就之。天悅曰：「聞子好學，未知讀何書？」先君曰：「平時居家讀五經，泛觀諸子百家之書。然無師匠，未有所得也。」天悅曰：「子能相從乎？」先君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天悅蓋魁偉豪傑之士，雄辨該博，先君但唯諾而已。後及於易，先君不復假借，舉奧義數條，皆不能答，乃徐為解說。天悅得所未聞，茫然自失，遽反席再拜執古弟子之禮焉。有時同行道路，雖沽酒，必具衣冠，捧觴跪獻為先生壽。先生居百源，絕四隣，居數年未嘗設榻。天悅不以時造，隆冬深夜，外戶不扃，但見燈下默坐，或時諷

誦，天悅於是尤加敬服。每有所得，筆而書之，貯一錦囊中，出入起居，須臾造次，必以自隨也。一日，有清河役卒不以時放，監護者又苦之，衆怒，持畚鍤將入縣，剽劫以起事吏民大恐，莫知所為。天悅白令：「願自往。」令欲多假之從者，天悅曰：「不可，非獨無益，且有害也。」乃衣衰經，步出郭外。遇其衆，諭以禍福，皆不敢動，捨杖羅拜，以至感泣，遣還役次。州郡監司欲以其事上聞，天悅力止之。後簽書河陽節度判官廳公事，有武臣為守，豪橫傲慢，以至乾元節謝恩祝聖，一切輒罷。天悅告之曰：「乾元之儀，天下所同，不以臣之大小為異。公被遇兩朝，歷位將相，尚乖恭事，苦元昊賊，如何更可？」責以臣節。守怒，乃求他官以避之。景祐、慶歷中，屢上書言事，召赴資善堂，命近臣詢訪，語太激切，為所沮抑，送政府問狀，又以辭不屈，忤時相，報罷以太常寺太祝，知河陽府伊闕縣事。會甘陵妖賊王則為變，所在告捕黨與甚急，洛之諸邑皆以獲捕為功，有以妖書告者株，連蔓延凡二百餘人。天悅至邑，按問得情，皆無狀，但為浮圖事所惑，夜聚衆規利而已。天悅歎曰：「亂貝者，王則也，斯民何罪？」乃盡釋之。其間豪強數十人，皆先已竄伏山谷，結集旁邑儕輩，皆巨盜。天悅聞之，遣其徒中一人，遺以所衣布袍，曰：「為我告『若曹茲事，已十年矣，縱長註誤，亦屢經赦宥，可以自新』，俾令觀此取信。」其人奔往，以天悅之言諭之曰：「我令賜汝活。」具道天悅意，將所得袍遍示之，衆皆相賀，歡欣從命。又語旁邑人，亦皆散去。天悅素不能諂事上位，尹雅不悅，捃摭以故，縱妖黨聞于朝，執政者以宿怒深中之，坐是奪兩官，隸海州，先君送至海上。後得放還，監亳州明道宮，丁母憂以卒。

張[?]，字子望，樞密直學士逸之孫，比部員外郎廣西轉運使道宗之子。與其兄岫子堅同年登科。兄弟皆有文學，子望尤喜窮經而恬於仕進。少從先君學，嘗語人曰：「[?]師事先生二十年，未嘗見先生說重複語。先生之道，深不可測，亹亹日新如此。」有《洛中遊春》詩云：「平生自是愛花人，到處尋芳不遇真。誰謂人間無正色，今朝始見洛陽春。」言學於先君而方有所得也。先君和之曰：「造物從來不負人，萬般紅紫見天真。滿城車馬空撩亂，未必逢春便是春。」恐其自畫，而勉之使進也。先君行狀，子望所撰，今載于《褒德集》。元豐官制行，神宗皇帝以吳丞相充嘗薦，論執政除太常丞，蔡確言資淺，乃以為寺簿，未幾感疾，卒于京師，官纔宣義郎。子望平時記錄先君議論為多，家人但見其素所寶惜，納之棺中。其後子堅得其遺藁見授，今《觀物外篇》是也，蓋十纔一二。又嘗著《易說》藏於家。熙寧初，其父領漕廣西時，初置常平使者，兄子堅首除兩浙，宰相欲見子望父兄強之，不得已而往，宰相欲留子望，辭以「父遠官嶺外」。當時行其難進易退如此。若假之以年，先君之學必有所傳，惜哉。子望有二子夭折，平生著述散落。陳恬叔猶能頌其遺詩，情致深遠，不愧前人之作也。

秦玠字伯鎮，未詳何處人，後居亳社，有吏才，善書翰，亦好學問。嘗以屯田員外郎知懷州，長先君一歲，亦稱門人。在河南日，欲從先君學，先君以其人頗好任數，未之許也。嘗有書與先君，云先生鍵道彌固，意謂先君靳其學不以告。先君答書，其略曰：「道滿天下，何物不有之，豈容人關鍵耶？」後歷兵部郎中，判三司理欠憑，由司遂退歸於亳，書問常不絕，先君亦[?]之以詩。先君既沒，洛人李籲端伯守官于亳，見之尚無恙，每語及先君之學也。

鄭夬字揚廷，後以字為名，江東人，客遊懷衛間，依大姓宗氏。亦嘗欲受教於先君，先君曰：「吾學於李挺之也，忘寒暑，忘晝夜，忘寢食，忘進取。挺之有所言，吾必曰願略開端，無竟其說，請退而思之。幸得之以為然，方敢自言。或未也，歸而再思之，得之而後已。又走四方，就有道而正焉。凡山川風俗人情物理，吾皆究觀之。有益於吾學者，必取焉。今足下，志在口耳，又多外慕，能去是而誠心一意，然後可以語此學。」夬固不能也。後秦玠在河內嘗語：夬以王天悅傳授先君之學，有所記錄，夬力求之，天悅惡夬浮薄，不與。不幸天悅感疾且卒，夬聞之，賂其僕，就卧內竊得之，遂自以為己學，著《易

傳》《易測》《明範》《五經明用》數書。皆破碎妄作，穿鑿不根。嘗以變卦圖示秦玠。夬既竊天悅書，遂去宗氏，入京師，補國子監生，得解省試策，問八卦次序，夬以所得之說對，主司異之，擢在優等。既登第，遊公卿門，以其所著書為投贄焉。後調太原府司錄執政，薦館職者數人，將召試為轉運，李遇卿發其贓罪，投竄南方。遇赦得自便，復事遊謁。嘗過洛來見先君，慚忤引咎，先君曰：「足下向以拙者之言為然，不至此也。」不肖時在童稚，尚能記其狀貌白皙短小，輕獧人也。後卒以窮死。秦謂「必有天譴」，恐指此而言也。夬之所著易圖非是，其說或有然者。竊書，秦實知之，乃駭然嘆曰：「夬何處得此法？」又謂：「自得之異人，西都邵某聞其大略，已能洞吉凶之變。」近乎自欺矣！先君易學淵源傳授本末，秦不能知，獨以為洞吉凶之變，何其小也。謂得之異人，非世人所聞，尤為怪誕。然亦有謂，蓋指陳希夷而言也。自伏犧已來，大中至正之道，昭昭然具在《易》中，孔子為《彖》《象》《繫辭》，言之盡矣。但世人信之者寡，知之者鮮。若謂非世人所聞，將使誰聞之耶？先君既謝世，秦為此言，存中又不得其詳，但記秦所聞耳，此不得不辨也。

不肖既為此，述先君易學傳授次第，及諸人事跡大略，以解世惑，因更記昔所聞見者於後。頃年，見章相，言：「初任商洛令時，鄭人宋孝孫為太守。宋與先生有契，分招先生自洛來遊商山。惇由是識先生。時預坐席，宋因話洛陽牡丹之盛，未知名品共有幾何。惇率爾而對曰：『惇婦家在緱山，故多游洛，所謂牡丹，惇皆識之矣。』」宋曰：『先生洛陽人也。』先生曰：『洛中識花者三等，有嗅根莖而識花，識花之上也；見芽葉而識花，識花之次也；見花識花，識之下也。如長官，止可謂見花識花者也。』惇固已異其言。宋又言：『先生易學妙於世，不可不傳。』先生留商甚久，惇數聽餘論，知先生為有道者，遂拜之。商洛罷，屢過洛，欲遂從先生學，惇問：『先生之學，幾日可盡？』先生曰：『本無多事，以子厚之才，頃刻可盡也。但子厚心志未定，要須相從林下數月，使塵慮消散，然後可告。』是時，惇少年好游，不能留也。今且為恨。如先生易學，舉世莫比，始可謂知《易》。王輔嗣輩以臆說配合人事，惇一日可作百部，竟何益也？」因以存中所記秦伯鎮言為問，章相云：「先生易學，秦、沈所不知也。」

西河人李周字道濟，平生不婚宦，獨居陋巷。先君一日訪之，道濟方讀《易》。先君笑曰：「易果在是乎？只守此以求易，恐終身未見。」道濟不知所以。聞先君既沒，方深悔之。白述古明之，實純厚之士也。嘗云：「述古聞先生論《洪範》，古今人未嘗到，此但自恨不曉數學，不能傳授，實與易道相通也。」

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，先君略為開其端倪，和叔援引古今不已。先君曰：「姑置是。此先天學，未有許多語。既得此理，則左右逢原矣。和叔且當虛心，使胸中蕩蕩然無一事然後可以學。」此故有詩云：「若問先天一字無，後天方始有功夫。拔山蓋世稱才力，到此分毫強得乎？」先君一日有小疾，和叔親為嘗粥藥。先君笑曰：「不必如是，吾非黃石癡老子，被子房跪進一雙履，便能取得，但悠久至誠足矣。苟無誠心，去道已遠，何所學乎？」和叔笑曰：「恕纔萌此心，早被先生捉着。」和叔留別詩「圯下每慙知孺子，牀前時得拜龐公」之句，先君和曰：「觀君自比諸葛亮，顧我殊非黃石公。」其斷章云「出人才業尤須惜，慎勿輕為西晉風」，示勸戒也。

程明道先生同弟伊川先生侍其親太中公，秋日訪先君於天津舊廬，先君以酒與之同遊月陂上，歡飲劇談。翌日明道謂周純甫曰：「昨日陪堯夫先生遊月陂，自來聞堯夫議論，未嘗至此，振古之豪傑也。」純甫曰：「所言如何？」明道曰：「內聖外王之道也，惜其老矣，無所用於世。」先君嘗有詩云：「草軟波平風細細，雲輕日淡柳低低。狂吟不記道何句，【初云「狂言不記道何事」，後改作此。】劇飲未嘗如此盃。景好只知閑信步，朋歡那覺太開懷。必期快作賞心事，却恐賞心難便來。」明道有詩和云：「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。行處每容參極論，坐隅還許侍餘盃。檻前流水心同樂，林外青山眼重開

時泰心閒難兩得，直須乘興數追陪。」又云：「月陂隄上四徘徊，北有中天百尺臺。萬物已隨秋色改，一樽聊為晚涼開。水心雲影閑相照，林下泉聲靜自來。世事無端何足計，但逢嘉日約重陪。」先君有《安樂窩中好打乖》詩，明道亦和詩云：「聖賢事業本經綸，肯為巢由繼舊塵。三幣未回伊尹志，萬鍾難換子輿貧。客求墨妙多携卷，天為詩豪剩借春。時止時行皆有命，先生不是打乖人。」唯明道知先生為深，故先君之葬，不肖請志其墓焉。

異時，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，先君留之飲酒，因以論道。伊川指向前食卓曰：「此卓安在地上，不知天地安在何處？」先君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。伊川歎曰：「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，【周茂叔，道州人，名敦頤，二程之師也。】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。」伊川又同張子堅來，方春時，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，伊川辭曰：「平生未曾看花。」先君曰：「庸何傷乎物？物皆有至理，吾儕看花，異於常人，自可以觀造化之妙。」伊川曰：「如是，則願從先生遊。」先君病且革，鄉人聚議後事於後，有欲葬近洛城者，時先君卧正寢，已知之，曰：「祇從伊川先塋可也。」伊川曰：「先生至此，他人無以致力，願先生自主張。」先君曰：「平生學道固至此矣，然亦無可主張。」伊川猶相問難不已，先君戲之曰：「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，必是生薑樹頭出也。」伊川曰：「從此與先生訣矣，更有可以見告者乎？」先君聲氣已微，舉張兩手以示之。伊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先君曰：「面前路徑常令寬，路徑窄則自無着身處，況能使人行也？」亦有詩云：「面前路徑無令窄，路徑窄時無過客。過客無時路徑荒，人間大率多荆棘。」

前此橫渠先生自關中被召還館，過洛，見先君。值感疾，橫渠診其脉曰：「先生脉息不虧，自當勿藥。」仍問先君曰：「先生信命乎？載試為先生推之。」先生曰：「世俗所謂命者，某所不知。若天命，則知之矣。」橫渠先生曰：「既曰天命，則無可言者。」又數日，司馬溫公來問疾，先君曰：「某疾？必不起，且試與觀化一巡也，願君實自愛。」溫公曰：「堯夫未應至此。」先君曰：「死生亦常事耳。」故臨終有詩云：「生于太平世，長于太平世。老于太平世，死于太平世。客問幾何年，六十有七歲。俯仰天地間，浩然無所愧。」遂啓手足。實熙寧十年七月五日也。

熙寧初，歐陽文忠公遣其子棐叔弼來洛，省王宣徽夫人之疾。將行，謂叔弼曰：「到洛唯可見邵先生，為致吾嚮慕之意。」叔弼既見先君，從容與語出處以及學術大槩。後十年，先君捐館。又八年，韓康公尹洛，請謚于朝。叔弼時為太常博士，適當議謚。叔弼嘗謂晁說之以道云：「棐作邵堯夫謚議，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，當時棐少年，先生一見，欣然延接，遂及平生事故，得其詳如此。豈非先生道學絕世，微妙元通，前知來物，預以相告耶？」

先君之葬，呂希純子進有挽詩，云黔婁有謚合稱「康」。叔弼謚曰「康節」，時子進同為博士，其驗乃在八九年後。嗚呼，異哉。永唯先君與四方鄉里名公賢大夫遊，平時話言不可勝記，此獨舉其與道相發明者，以系于後。仍錄先君與伯鎮書、李挺之墓表，詩篇中及陳希夷與秦伯鎮者，庶幾可以考證焉。【案此所云書表及詩，原本俱未經附錄。今惟《擊壤集》載《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蹟》詩三首，《寄亳州秦伯鎮兵部》詩六首。其與伯鎮書及挺之墓表，檢邵氏諸書，俱不載，無從補入，今並依原本闕之。】